



宋晓俐/著

是谁来自山川湖海

却困于昼夜、厨房与爱

缘起缘散

心有所属就是家

白拉姆客栈

དཔལ་
ལྷ་
མོ་
གཞས་
ཚང་།

台海出版社



白拉姆客栈

དཔལ་

ལྷ་

མོ་

གནས་

ཚང་།

宋晓俐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拉姆客栈 / 宋晓俐著. -- 北京 : 台海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5168-1197-9

I . ①白… II . ①宋…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96168 号

白拉姆客栈

著 者: 宋晓俐

责任编辑: 王 艳

装帧设计: Sakana

版式设计: 鲁 静

责任印制: 李广顺 王丽君

出版发行: 台海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南路 1 号, 邮政编码: 100021

电 话: 010 - 64041652 (发行, 邮购)

传 真: 010 - 84045799 (总编室)

网 址: 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mail: thcbs@126.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262 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8-1197-9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引 子 / 001

欢欢回来了 / 007

陈默的拉萨 / 016

一首吟诵了三百年的诗歌 / 027

梅落拉萨 / 038

一朵残梅 / 047

爱上一只“寒号鸟” / 056

把男友还给我 / 066

回家过年 / 075

修行之路 / 086

好不容易找到你 / 095

最亲的亲人 / 107

再见吧，大学 / 117



爱要怎么说出口 / 127

明天我要嫁给你啦 / 136

告别过去像从心里剝掉一块肉 / 146

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 / 155

分手后不一定是仇人，但一定不再是朋友 / 165

我替佛祖留住你 / 174

一场有因有果的大火 / 184

你在我眼前铺开一幅画 / 194

爱情就是需要物质和精神的门当户对 / 204

一幅关于汉族姐姐和藏族弟弟的画 / 213

落梅甜茶 / 223

离别和相聚 / 236

白拉姆客栈 / 246

一个装在时间里的秘密 / 257

西藏西藏 / 271

引 子

在很久或者不久以前，在拉萨，所有的藏漂儿们都知道一个与客栈有关的故事。

去往珠峰的路上，星斗满天。

山高，月明，人小得像蚂蚁。

一个小伙子在半路上接到一个陌生女孩儿的电话，女孩儿说自己在去往珠峰的路上迷路了，问可不可以帮忙。男孩儿有些意外，但还是点头答应。

后来才知道，女孩儿在拉萨的一间客栈住了一夜，出门前闲来无事看到客栈软扎板上内容丰富有趣，顺手用手机拍了下来。出发去珠峰的路上，包的车走在半路抛了锚，被拖车拖回了拉萨。女孩儿一心想去珠峰，决定留在路上等到顺风车再继续前行，结果等了几个小时没有等到，眼看天黑，女孩儿心里着急，百无聊赖翻看手机，无意中看到了出门前拍的照片里，有人在客栈软扎板上贴着的同去珠峰的小广告。女孩判断出电话的主人也在往珠峰去的路上，于



是把电话打了过去……

三百公里，虽月朗星稀，但是青藏高原夜色中的道路处处悬崖峭壁，无比凶险，小伙子折返三百公里在路边找到了女孩儿。寒夜里，小伙子递上的除了一句“你还好吗”，还有一件从自己身上脱下来的大衣……

十天后，他们一起从珠峰下来。

又过了不久，他们两个人结了婚。

后来，这个故事被广泛传播，传说中的这间客栈叫白拉姆客栈，就在从拉萨往北去往色拉寺的路上。

客栈的主人是个明媚的汉族女子，她的名字叫端阳。

* * *

入秋之后，落地的玻璃阳台成了端阳最喜欢停留的地方。

穿上练功的水袖，细长的衣袖从她单薄的肩头倾泻而下，把她原本修长、纤细的身体拉得更长，水袖仿佛两条春日里扭着身子的水蛇。和着伴奏，端阳口中吟出一句软软长长的念白“摆驾”，踩着细碎步子绕着巨大的阳台转了一个圈儿，转身站立、抬眼亮相。玻璃窗映照着端阳的一招一式，端阳看着看着，自己先笑了。

“端阳阿佳，你这唱的是藏戏吗？”

多吉站在玻璃窗户外面许久，正盘算着怎么和端阳开口，就被窗户里影影绰绰的端阳吸引得忘记了自己想要说什么。

多吉把一张黝黑的脸整个地贴到了玻璃平面上，像一只巨大的壁虎，一张黢黑的脸严重变了形。因为脸黑，龇着的两排牙齿便显得格外白，端阳无端被吓了一跳正要发作，就被这张脸逗得“扑哧”一声笑出声来。

“什么藏戏！这叫京剧！”端阳一面脱下水袖，一面抬起眼睛问了一句，“大中午的你不在画院待着，怎么跑回来了？”

“端阳阿佳，欢欢回来了，今晚你还让她住客栈吗？”多吉终于收起满脸的笑，明亮的瞳孔里塞满了期待。

* * *

其实，端阳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名叫“白拉姆”的客栈能为她赚回多少钱。一是拉萨的小北郊原本就不是这个城市最热闹的地方，更重要的是端阳压根儿就不是一个会三下五除二的精明商人。当初选定这个院子做客栈的时候，端阳身边绝大多数朋友并不看好它的前景，偏远是最大弊病。

偏偏端阳不这么认为。

在端阳看来，绝不能把拉萨简单地定位成一个旅游城市。每一个有勇气千里迢迢来拉萨的人，绝不是为了看个红火热闹。一万个来拉萨旅行的人，一定有一万个不同的理由，而这些理由的背后，必然藏着一个又一个的故事。这些故事像是冬日里蛰伏在泥土中的蟾蜍，只等着有一天春回大地，它们终将用不同的方式破土而出。这些故事，需要一个安静的可以听到自己心跳的场所来倾诉，有的甜蜜如糖，有的却血肉模糊。

端阳愿意给这些故事提供一个久久回荡的空间。

两幢三层的藏式楼房，一前一后，地基相连。每幢楼共三层，分出大小不同的房间。端阳把朝南的卧室全部用来做客房，朝北的用作他途。连贯相通的走廊全部由木头搭成，看起来古色古香的，上面挂满洁白的哈达、五彩的经幡。尤其是两边拐角处高高挂起的镶满松石和蜜蜡的牦牛头骨，更是在无意中让这个院子充满了藏族的特色。

谁也不知道，这样一个满眼西藏风格的院子，其实按照端阳当初的设想，原本应该是一间红砖碧瓦的纯汉式房子。

说起房子的装修风格，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

客栈开张后不久，端阳突然动了重新装修的念头。

重要的是她的想法出乎众人的意料：摒弃原来所有的藏族元素，全部改成汉式！尽管端阳自己也明白，在拉萨这个遍地是藏式房子的城市里，想要自家的房子一点藏族元素都没有，这无异是在一片茂盛的百里桃园里种下一棵松柏，还得要求它不声不响地融入其中，不突兀、不张扬。

端阳的想法让许多朋友有些不解，你在拉萨建个纯汉式的院子？这想法太特立独行了吧？到底是为什么呀？端阳笑而不答，最后被逼得没办法，只说了





一句话：为了一个承诺。

负责装修的藏族阿久啦叫扎诺，端阳刚到拉萨那年就认识他了，也算是多年的老朋友了。端阳把自己装修的想法一点点告诉他时，扎诺的眉头越皱越紧，仿佛他要干的活儿不是装修一个普通房子，而是美国白宫。

最后，扎诺操着一口略显生硬的汉语咬牙切齿地对端阳说了三个字：我尽力！

几天后，扎诺带着浩浩荡荡的队伍正式动工。

然而，在施工的过程中，端阳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文化这种东西如同人的口味，是从呱呱落地开始就潜滋暗长并深深植入人心的，成长的环境会在不知不觉中透露着一个人的口味、嗜好以及眼光。扎诺有着多年的装修经验，在拉萨算是一名知名的设计师，他的公司也在行业里小有名气。

按理说，严格地按照设计施工是装修公司的基本守则，就如同小学生上课不允许交头接耳一般，然而在真正动工之后，扎诺发现，尽管每天不断地提醒着自己“纯汉式”的主题，可是具体施工过程中，还是在不知不觉中把说好镶嵌在房檐前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换成了藏族象征吉祥的宝鱼和宝瓶。

交工那天，扎诺自信满满、得意扬扬地把藏族人看起来装修得无懈可击的房子交给端阳时，端阳禁不住笑出声来，“扎诺阿久啦，这是咱们说好的纯汉式？”扎诺扬起一张黝黑的脸，仿佛一台精巧的扫描仪似的，把装好的房子从左到右，又从右到左地扫了一遍。

最后，扎诺不自在地嘿嘿笑了：“仔细找还是能找到的，比如木制的大门就是汉式的，只不过挂了经幡之后不太能看出来……”

端阳有些哭笑不得，这样的结果仿佛一个女子求神拜佛，一心想要生个巧笑倩兮、顾盼生辉的女儿，结果费了半天工夫，接生婆抱在床前的却是个虎背熊腰、膀大腰圆的儿子。孩子是亲生的，只是性别出了点问题。扎诺没有偷工减料，人人都能看出这个耿直的藏族小伙的尽心竭力。

端阳看着说好的纯汉式不知不觉中成了藏式，选择了欣然接受。一是客栈

因重新装修已经停业三个月，时间耽误不起，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是佛祖的安排。

重新开张那天，前来道贺的朋友们打趣地说：“端阳，早就告诉过你，在西藏不可能建起一幢纯汉式的房子！这就好比加勒比海滩上，人人都穿比基尼，你不可能穿成西服革履……”

“这回没穿成西服革履，但是早晚我得穿一回！”端阳在心里暗暗告诉自己：早晚有一天，我得建一座纯汉式的院子！

* * *

好在，无论什么样风格的房子，在一个乐观勤快的女人手里，呈现出来的景致总是欣欣向荣的。

楼房外面平整开阔的院子像一头忠诚的骆驼，白天把高原丰富的阳光满满地存入驼峰，在夜深人静时再将热量缓缓地释放出来，用以抵挡入夜后的寒冷。

于是，院子也成了客栈人气最旺的地方。

高原的阳光再好，总会有刮风下雨的时候，端阳心里总会下意识地拒绝这种天气，那么，怎样才能为来来往往的过客和院子里的花花草草提供一个可以挡风遮雨的地方？怎样才能在下雨的日子里依旧端坐在院子里喝茶、看书、听雨声？端阳颇费了一番心思。

有一次，端阳无意中看到小虎画的一幅画：四只小猪合力举起一块大木板，为几棵还没有长大的小蘑菇挡雨，端阳来了灵感……

“没有纯汉式的房子，我先建个纯汉式的院子！”端阳暗暗想。

幸好拉萨最不缺的就是藏族的能工巧匠。

扎诺这回可没敢像上次一样在不经意间“偷梁换柱”，而是严格“按图索骥”。扎诺团队里的几个藏族阿久啦，看上去憨厚老实，实则聪明至极，端阳只简单地把自己的意思表达了一半，几个皮肤黝黑的阿久啦立刻心领神会，并拉开卷尺测量，然后在草图上用藏文写写画画，几个轮回的讨论之后，其中一个鼻梁挺直、身形高大的阿久啦拍了板。





施工那天，端阳恰好陪着内地来的几个高中同学去了羊卓雍措，傍晚时分回到家里，着实被眼前的情形吓到了。

高原的太阳光非常强烈，所以藏族阿久啦选择了钢质的落地支柱，粗壮的柱子像八只执着的穿山甲深深地扎进土里，八块加厚的钢化玻璃，严丝合缝地拼接出一个平整的顶，看上去轻薄透明不堪一击，实则却是钢筋铁骨坚硬无比。就这样，一个巨大的透明玻璃大棚像一个张开的怀抱，把整个院子揽入怀中，这样一来，阳光可以随意地穿过玻璃，但是雨雪却被这个透明的顶挡在了外面。

端阳高兴地叫起来！

“我要给它取个名字——叫‘玻璃樽’！”

端阳喜欢接待这些南来北往候鸟一样迁徙的旅行者，透过他们的眼睛暗自猜测他们的故事，让他们在离家千里之外依旧能有一碗汤汤水水的手擀面和一个温暖舒适的被窝。

每一次的迎来送往，端阳都很快乐。当然，这份“快乐”的前提是能够养活自己、弟弟和小姨。

*

*

*

欢欢回来了

欢欢回来了。
所有在白拉姆客栈住过的熟客们都喜欢把自己的再次光临称为“回来”。

落梅无论是从娘家成都回来，还是从她和老公王勇一起开的甜茶馆回来，只要目的地是客栈，就一定会说“回家”。生意好时，王勇曾经在离客栈不远的地方买下了一套房子，花了心思装修，可是落梅始终没有进去住过一天，眼看闲置许久，王勇只能怏怏地卖掉了；多吉更不用说，在拉萨，除了白拉姆客栈之外，他根本没有其他栖身的地方；至于欢欢，当初执意要留在拉萨时，她挥金如土的老爸曾拿出一笔数字吓人的钱让她在拉萨买套房子，不久之后，房子倒是买了，但是欢欢在里面住的时间加起来不到半个月。

“端阳，我想回客栈住着，再好的去处也比不过这个有你的客栈……”这是欢欢的评价，也是大家一致的评价。

欢欢一进大门就扯着尖利的嗓子喊着端阳的名字，生怕前后两幢楼里的人





听不见她的声音。

端阳正在院子里给新来的一对小夫妻游客画路线图，远远地听到欢欢的声音，笑着迎了出来。看见端阳，欢欢不管不顾地丢下手里的行李箱，张着两条细长的胳膊冲上来，一把抱住了端阳叫着：“亲爱的，我想死你了！”

端阳被脖子上这双细长的胳膊勒得差点儿喘不上气，好不容易挣脱出来，这才有机会上下打量欢欢一番：黑色的高领毛衣包裹着修长白皙的脖颈，质地柔软的白色的羽绒服非但不显臃肿反而凸显身材，大红色的最新款的 GUCCI 限量版围巾把她一张原本精致的小脸衬得更加楚楚动人。

端阳一米七一的身高原本就高于一般女孩儿，可是站在欢欢面前时，完全没有了优势，两个俏丽阳光的女子笑盈盈地站在一起，看呆了玻璃樽下的所有客人。

“气色不错呀，死丫头，快跟我说说，你这是打哪儿来的？”端阳问。

“端阳，你不生我气了吧？”欢欢没有回答端阳的问题，几秒钟前眼睛里还全是如火一样的热情，几秒钟后竟有些黯然。不自在地看了看四周，大红色的性感嘴唇凑到端阳耳边，悄悄地问了一句。

“生什么气？”端阳扬着眉毛俏皮地反问道。

“好端阳，你总是这么宽宏大量！永远不许记我的仇啊！”欢欢前半句还撒着娇，后半句就又霸道起来。

“端阳，我好想吃小姨做的手擀面。今天有我的份吗？我付双倍的钱！”说着，欢欢踩得山响的高跟鞋声就已经进了厨房。

* * *

半年前，也是在这间厨房里，一向温婉的端阳和欢欢翻了脸。

当然不是因为端阳自己，而是为了多吉。

多吉高中毕业从日喀则来到拉萨学画唐卡，全家人对十九岁的儿子寄予了厚望。他们认为，儿子学到画唐卡的技能后，不但可以谋生，更是替全家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送走多吉之后，多吉的莫啦不再拖着沉重的身体一圈又一圈地去转佛，而是在家里的佛像前诵经，她开心地告诉左邻右舍，“多吉去替

我们全家修行啦……”

第一次到拉萨的多吉冒冒失失地出现在画院里，几天下来老师们竟不知道他根本没有找到落脚的地方。白天学画画儿，到了晚上一个人跑到大昭寺的外面找个角落和衣而睡，第二天天亮再跑去画室待一个白天。格桑在画院里当老师多年，无意中发现多吉风餐露宿，想起了在小北郊开客栈的好朋友端阳，于是带着多吉来到了白拉姆客栈。

那是多吉第一次见端阳。

草原上长大的多吉从来没有见过皮肤那么白净的女子。

她又高又瘦，一身合体的素色藏式长裙衬托着她修长的身材，一双眼睛又细又长，笑起来会眯成两条弯弯的月亮，多吉喜欢极了端阳两排整齐的牙齿和脸颊上隐约可见的酒窝。最让多吉诧异的是她满头的长发，像一头乌黑黝亮瀑布从头顶倾泻下来，每一根都仿佛有生命一样，散发着让人叹为观止的魅力。

格桑老师提醒多吉跟端阳打个招呼，叫一声阿佳，可是多吉觉得眼前这个女子在他的胸口塞进了像太阳一样温暖的一团火，这团火盈满他的胸膛，让他半天吐不出一个字。端阳并没有介意多吉的一言未发，伸手拍了拍他的后背，带他进了前院一层把角的一间向阳的屋子里。

就这样，多吉在拉萨有了家。

格桑老师嘱咐多吉，闲暇时帮端阳干一些活儿，这样也算是对她最低房价的回报。多吉记住了格桑老师的每一句话，捣蒜似的使劲儿点着头。

虽然端阳对画画不是很懂，但是当她看见多吉三笔两笔就能将眼前的一个人勾勒得传神逼真时，就认定这个憨厚的孩子一定是有天赋的。

多吉在客栈住下不久，多吉的阿爸和阿妈来了。一对善良本分的牧民夫妻，看着儿子离家不到半年，身上的衣服干净利落、住的屋子井井有条，就连脸都比从前白净了许多，认定这一切功劳归于眼前这个长得像仙女一样好看的汉族女子。

他们千恩万谢，并送上家里带来最新鲜的糌粑粉和牦牛肉干，临走时拜托端阳照顾他们的孩子，邀请端阳去他们日喀则的家里做客。更让端阳没有想到





的是，她在多吉妈妈留下的牦牛肉干袋子里发现了卷成小卷儿的三千块钱……端阳明白，像多吉父母这样的藏族人简单而又淳朴，因为害怕被端阳拒绝，于是悄悄地把钱放进了吃食里。

端阳知道，这三千块钱意义重大，一个母亲的托付重于泰山。

*

*

*

就在多吉阿爸阿妈回去不久，端阳发现多吉不再像从前那么刻苦了。原来起早贪黑地画画儿，一有时间不是临摹就是勾线条，可是近一段时间，端阳几乎天天见不着多吉的人影，大清早出门，有时候甚至一夜不回来。端阳留心了几天发现，多吉天天和欢欢混在一起，整个人成了欢欢的小跟班。

与其说欢欢是来拉萨寻找创作灵感，倒不如说她是来吃喝玩乐的。

欢欢是白拉姆客栈的老客人，早在客栈刚刚开业不久，欢欢就和她的几个朋友住了下来。半个月后，其他人玩完了，纷纷跑回了内地，只有欢欢留了下来。按她的说法，找到了灵魂的归宿，其实不过是刚刚认识了一个帅气的广州驴友。

和广州驴友的爱情持续了不到两个月，驴友终于以忍受不了拉萨的气候为由绝尘而去，实际上，估计驴友更不能忍受的还是欢欢的大小姐脾气。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要不是因为这个城市里留下你缠绵悱恻的爱情，就是留下了咄咄逼人的青春。当初为了爱情欢欢留在了拉萨，不久之后，爱上的男人没了，最后只剩下了爱上的城市，欢欢一头扎进了拉萨，再也不肯离开。说得好听叫心驰神往，说得难听叫死缠烂打。

人人都知道欢欢这样的女孩儿是热辣开放的。

确实有很多人见过欢欢走马灯一样频繁地更换男友。汉族的、藏族的、回族的；美国的、法国的，甚至还有一个菲律宾的；年少的、年长的……相爱的时候，郎情妾意；分开之后，无论对谁欢欢都一个评价：他不是我的菜……

到底什么样的“菜”才是欢欢喜欢的，大家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样的女人无异于一朵娇艳的罂粟花，绚烂无比，可以遥望远观，却不能贴近赏玩，因为谁也不知道嗅过之后会不会中了毒、上了瘾，从此深陷其中久

久不能自拔。用最通俗的一句话说：这样的女人，一般男人 hold 不住啊……

*

*

*

就这样，一个会画画儿、会弹钢琴、长相又几乎无可挑剔的女孩儿，不但身边没有男人趋之若鹜，反而追求者寥寥，即使遭遇了爱情，也从来没有超过半年。

“端阳，你说我不会这辈子嫁不出去了把？”身边有男人的时候，欢欢自信满满，一旦人去床空回归单身生活，欢欢就又忍不住质疑人生了。

“不会的，你这么貌美如花的女人，天上地下有几人能及啊，再等等，真命天子已经在前面路口拐弯处了！”端阳笑着打趣。

有人说，哈尔滨是东北三省所有城市里风水最好的，从这个城市里走出来的姑娘们就可见一斑。身材高挑修长不说，模样也个顶个儿的漂亮，用郭德纲的一句话形容叫：“条儿顺、盘儿亮。”

欢欢就是哈尔滨美女的典型代表。只是，欢欢和那些模样漂亮的姑娘们不同，她还有高傲的性情。

端阳总喜欢透过一个人的处事风格想象他（她）的童年和原始家庭。例如，一个谈吐得体、性情平和的人，他童年的家庭一定幸福；一个成年人性格中存在着或多或少问题，多半他成长在一个有问题的家庭里。

欢欢说她从小没有见过自己的妈妈。

一个由奶奶带大的女孩儿，家境又不是一般的殷实。从小娇生惯养的小公主和粗茶淡饭的灰姑娘最大的区别就在“理想不同”。中央美术学院毕业之后，欢欢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东奔西走找工作。她心里从来都没有工作的概念。她一生需要努力的不是柴米油盐 and 朝九晚五的生活，而是找到灵感画出像巴勃罗·鲁伊斯·毕加索那样惊世骇俗的画作，从而流芳百世。

众人说，毕竟毕加索全世界只有一个。

欢欢说，有了第一个总会有第二个。

*

*

*

于是，欢欢就这么世界各地地飞来飞去，一是根本不在意受谁限制，二是





不用担心银行卡里的余额。前者是因为反正谁的话她也不听，谁都约束不了她；后者是因为她从来不用知道卡里的余额，有爸爸的秘书知道就行了。

多吉想让欢欢教自己画国画。看着多吉一脸虔诚的样子，欢欢有些得意。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一阵子欢欢刚刚失恋，有的是时间。

“行啊，我可以教你，但是你得按照我的方式来学习。画画是需要灵感的，光靠坐在屋子里勾线临摹，画出来的画是没有灵魂的。”欢欢从小画画、弹琴，全身上下除了蒲草一般茂密的睫毛，就数这水葱般的十个手指最灵活。说这话的时候，欢欢把双手摊开，耸了耸肩。

“欢欢老师，我全部听您的！”多吉喜欢极了看欢欢说话的时候抬着下巴的样子，看上去很像罗布林卡动物园里那只最美丽的孔雀。

“那行吧，我暂且收了你这个学生。今天我们先上第一课，先陪我去逛街！许多美不胜收的画面就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欢欢三下五除二把东西收拾好，又对着镜子涂涂抹抹半天，同时不忘丢给多吉一个狡黠的笑。踩上一双细高的高跟鞋，踢踢踏踏转身出门，下楼时还不忘扭头嘱咐多吉：“把门带上，快跟我走……”

欢欢之所以蹑手蹑脚“逃”出客栈，一是自知带多吉出去玩儿理亏，更重要的是，早在几个月前就答应端阳帮她画一张客栈重新装修的设计图，可是几个月过去了，直到目前为止，她的桌子上依旧是那天心血来潮画得几张草图……

十九岁、一米八三的大个儿，无论在哪儿，这么大的男孩儿都能够准确判断出对方的承诺是不是一句玩笑。可多吉偏偏老实憨厚，对欢欢的每一句话都深信不疑。从拉萨百货大楼到新世纪商场，从百益超市到冲赛康……

一天下来，多吉的肩上、手上、背上，甚至连衣兜里都塞满了欢欢采购的东西。在回客栈的路上，欢欢扭头看了一眼寸步不离地跟在自己身后的多吉，歪着头一脸坏笑地问：“累吗？”

多吉红着脸，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不累不累，一点儿都不累。”说完，多吉的神色有些黯然，可是又实在心有不甘，鼓起勇气问了一句：“欢欢老师，